

## 夜过香溪

船过三峡大坝二十里就是香溪了。香溪在湖北宜昌的兴山县境内，是昭君故里。相传，昭君在溪边洗脸时，无意中将颈上项链的珍珠散落河中，从此河水碧清透明，水中含有香气，因而得名“香溪”。《兴山县志》载：“香溪水味甚美，常清浊相间，作碧腻色，两岸多香草”，故名“香溪”。可见，那幽谷清溪、花香遍野的灵秀之地，才是溪水飘香的真正原因。真可谓“碧水源流长，神农百草芳，佳人传美名，香溪水更香”。

蓄水后的三峡，少了往日的桀骜不驯和波涛汹涌，平静如歌地流淌在幽远的峡谷中。时间虽然已过午夜，船头甲板上寥寥无几的游客仍然沉浸在对三峡大坝雄奇宏伟的兴奋中。他们哪里知道，三峡大坝这个“伟男子”的身边，就静卧着一缕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香魂？

我索性搬来躺椅，一个人来到船顶甲板的观景台上，斜躺在夜色与天水之间。这里大约比水面高出20余米，眼界顿时开阔起来。右边的山谷在船灯的映衬下忽远忽近、忽明忽暗，它们一会儿如梦魇般压迫我的视角和灵魂，一会儿又淡极若无地远远驻足，只留给我淡淡的背影。我的灵魂仿佛出窍，游荡在这山和水之中，带着一丝丝虚幻的渴望，虔诚地膜拜在这清凉的江

## 掌心里最温暖的底色

行走在大街上，徜徉在公园里，每每看到或老或少、或男或女牵着或白或黑、或黄或杂、或大或小的爱犬，总会想起曾经陪伴过自己三四年的那条小黑犬。

结婚成家以前，我仍和父母、妹妹一起居住在原地区歌舞剧团的住房里，房屋背后就是香吾山。那天，不知母亲从哪里抱来了一只小黑犬。只见它浑身黝黑，圆滚滚，肉墩墩、软乎乎的，就像一团未燃的煤球。这只小黑犬的到来，让我和妹妹欣喜不已。我们把它小心安置在竹篮改成的小窝里，并给它取名“黑子”。我还专门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驯犬指南》，照着书上的方法开始对它进行驯养。

自那时起，黑子便在我们兄妹的照料下一天天走进我们的生活，逐渐长大健壮起来。它的毛色极黑，又略带卷曲，油亮亮地泛着光泽，总是喜欢蜷伏在妹妹脚边，或尾随在我身后。每到进食时间，它便会两只前爪趴伏在前，在熟悉的“坐好”口令下乖乖静蹲着，直挺挺地伸长脖子，用它那两汪清泉般的黑眼睛直直地紧盯着我，喉间发出低低的呜咽声，涎水如丝线般垂落下来，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实在惹人怜爱。而当我和妹妹给它喂食时，它又会迅速摆动

## 云海深处的清静之境

驱车驶过高桥头，沿着新修的生态旅游公路前行，远处云雾缭绕间忽现巍峨山影。同车的小张指着天际线说：“瞧见没？那就是鄂南的‘楚南第一峰’大城山，912.5米的海拔虽不算顶高，可四面绝壁陡得跟刀削似的，活脱脱一座天然城堡！”

这座被《水经注》誉为“壁立如城郭”的奇峰，东、南、西三面皆是悬崖，唯有北门有条盘山公路蜿蜒而上。

进山最先撞入眼帘的便是绵延十里的楠竹海。晨雾未散时，千万竿翠竹在薄纱中若隐若现；待到日头爬过龙王尖，整片竹海便泛起翡翠波涛。本地人常说：“大城山的竹子会唱歌。”竹叶摩挲的沙沙声里，冷不丁就会惊起几只野山鸠，扑棱着翅膀掠过竹梢，抖落的露珠在阳光下碎成七彩光斑。

沿着盘山公路转过第七道弯，忽闻淙淙水声。拨开竹丛，但见清溪如银链穿行石间，拇指长的野生鱼在藻荇间游弋。横林的一位夏姓长者说，这里的山泉水泡出

风中，沉醉在这秀丽的景色里。我终于明白，只有如此空灵的山色，只有这样清润的江风，才能孕育出兼具柔美与刚毅的昭君。

这样的旅行、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情愫，人的一生又有几次呢？

香溪近了。昭君出塞这段史实，不知道博得多少人的同声一叹，感叹红颜薄命的悲凉。很少有人细想，昭君出塞并非简单的宫廷恩怨或个人命运悲剧，而是西汉中期复杂政治格局下的必然选择。自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汉朝对匈奴长期采取“和亲”政策。虽有“文景之治”积累的国力，但武帝后期连年征战已让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到汉元帝时期，匈奴内部发生分裂，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希望通过联姻巩固联盟。此时的汉朝，既需要安抚归附的匈奴部落，又无力发动大规模战争，和亲便成为成本最低的政治策略。

纵观中国历史，汉唐虽是中华民族鼎盛之期，但外交政策中“和亲”却屡屡出现。如果站在中国妇女的角度来看历史，汉唐的强盛和外交辉煌的成就，不少是靠女性的牺牲换来的。究竟是谁想到以女子和番的外交政策？昭君出塞的“荣耀”背后，是无数深宫女子的无声叹息，她们或成为政治交易的工具，或在历史长河中默默无闻。

尾巴，低下脑袋，忙不迭地卷舌舔食起来。

经过一段时日的驯养，黑子与我们兄妹愈发亲密，我们的口令它能听懂，我们的气息它能辨认，我们的声音它能辨别。黑子渐渐从一团小煤核长成了一个大煤块，也成了我们最亲近的影子和家庭的一分子。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没有对它喊出“回去”，它便会一直尾随着你，永远不离不弃。当带它走出家门，来到旷野，它便会撒开四蹄，像一缕欢快的旋风直冲而去，又像一只回旋镖，迅速回到你身边，缠绕在你左右。当轻抚它柔软的后背，它便会温顺地匍匐在你脚边，竖起耳朵，睁大眼睛警觉地观察着四周，守护着它的主人。

犬是粘人的。每当我 and 妹妹下班或放学回来，抑或是出差几天回家，黑子就会借助鼻腔内那1.5亿个嗅觉受体，捕捉到我们的气息，如同离弦之箭，飞奔而来，尾巴摇得像拨浪鼓，前腿离地高高跃起，使劲往你怀里钻，温软湿润的舌头不停地舔着你的手、脸、脖子，恨不得与你融为一体。那股亲热劲儿，真叫人忍俊不禁又欲罢不能，微痒与暖意流遍全身，令人动容。杜甫诗句“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描绘的不正是这般温馨场景吗？

命运无常，生死天定。黑子也是如此，有

的野茶能喝出月亮的味道。

接近山顶的横林湾，是藏在竹海深处的村庄。几户人家依山而建，青瓦白墙掩映在竹影里。傍晚时分，炊烟裹着腊肉香在村中游走，檐角竹篾灯笼次第亮起，将新编的竹篾箕影子投在粉墙上。

待到月出东山，古井边就热闹起来。纳凉的妇人们摇着蒲扇，给外乡客讲山神娶亲的传说。相传月老把红线系在竹梢上，有情人在满月夜对着古井照影，能看见前世姻缘……井水映着星月，恍惚真能照见百年前的光景。

攀过最后一道陡坡，眼前豁然开朗——山顶竟藏着个翡翠般的湖泊！82岁的守道人张道长正在湖畔清扫落叶：“这叫天池，县志记载东汉张衡在此造过浑天仪呢！”顺着他烟杆指的方向望去，飞檐翘角的张衡庙倒映水中，恍惚与云影共舞。

湖西侧的老君洞更添神秘，洞口青苔斑驳的石碑记载着抗战传奇：1942年日军连发十三枚炮弹竟无一炸响，如今弹痕仍

## 花海泉潮

### ■书剑飘香

凌晨2点，游轮的前方顿时宽阔了许多，大约这附近就是香溪的入口了。我彷徨的眼光追寻着昭君的足迹：你沐浴的地方一定长满了青苔吧，虽然已历经无数春秋，我分明已经闻到了你飘荡在溪水上的芬芳——那是兼具女儿柔情与家国大义的香气；看到了你婀娜多姿、亭亭玉立的情影——那身影里藏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使命的坚定；听到了你甜美柔婉的歌声——那歌声中既有个人的哀怨，又有对和平的期盼。我在香溪，却无颜走近你，抚摸你俏丽的容颜，擦干你眼角滚落的泪珠，抚慰你心中的苦楚。恨自己不是画师毛延寿，那样我一定会画出你超世脱俗的美和空谷幽兰的香，更要画出你内心的坚韧；恨自己生不逢时，若是生在元帝时期，身为男儿，定要亲提三尺龙泉宝剑，金戈铁马守护边疆，踏破贺兰山缺。

“呜——”一声船鸣凄厉地划破夜空，鬼魅般回荡在这嶙峋的峡谷里，伴着这一江的幽怨，呜咽地流去。香溪已在船后，昭君的故事却如这江水般悠长。她的美丽不仅在于“落雁”之容，更在于她在历史洪流中，以柔弱之躯承载起家国重任的悲壮与伟大。

夜过香溪，我不仅看到山水的灵秀，更读懂了一段被美颜传说掩盖的政治往事，以及一位奇女子在历史棋局中的无奈与担当。

### ■游强进

来必有去，有生就有死。就在迎接妹妹回家的路上，它被一辆疾驰的汽车撞死了。一向温顺平和的黑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竟显得如此壮烈。黑色绒毛下，它的胸膛虽已不再起伏，但脊背仍然光滑如初，我和妹妹不停地抚摸着它，心中满是哀伤。我们用厚实的纸板做成棺槨，在家后面的香吾山上深深埋葬了它。

黑子死后，妹妹连续多日茶饭不思，很长一段时间里，家中都少了往日的欢愉；黑子死后，我再也没有养过犬。不是不再爱它们，而是害怕再次面对爱犬的离去。黑子死了，但它的名字却时常被我们提起，它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浮现，伸手去触，只余温暖的记忆。

黑子，这个如煤核般黑乎乎、圆溜溜的精灵，在泥土之下已深睡了几十年。它睡卧的地方，生长出心头永恒的微温，纵使生命燃至灰烬，它也不会冷却——它只是化为一种更浓的情感，潜入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日后抚摸人间冷暖时，掌心里最温暖的那抹底色。好像作家张洁说过，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块轻易不为外人窥见的绿洲。人也好，犬也罢，爱与被爱，不都是最真挚、最专一、最浓烈情感的双向奔赴吗？在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忙碌中，爱，是不能忘记的。

### ■陈鸿章

嵌在石壁上。

若说竹海是大城山的青衫，那千亩野樱便是它的霓裳。三月春风过处，峭壁间骤然腾起粉白云霞。晨雾漫卷时，落英纷纷扬扬飘向张衡庙，古刹飞檐挑着花瓣帘幕，宛如画中景。

暮色四合时，山腰忽传来悠扬曲调，原是采茶归来的姑娘们唱起了鄂南小调：“杨芳杨芳我的乡，青山绿水抱村庄。竹影摇摇酱油香，茶歌飞过九重岗……”

歌声乘着晚风，掠过张衡庙的铜铃，拂过老君洞的藤蔓，最终消散在竹海深处。此刻的大城山，既是地质奇观的博物馆，又是文明交融的活化石——东汉的星辉、抗战的硝烟、道家的清修、农家的炊烟，都在此化作满山青翠。

夜宿横林湾民宿，推窗见星河低垂。山风穿堂而过，带着竹露的清凉。忽然懂得村民说的“离月亮最近”的深意——这里的月光不仅洒在竹梢，更落在每个静听山语的人心上。

## 那时的暑假

### ■冯朝晖

暑假到了，“小神兽”们又到了尽情撒欢的时候，也到了我们这些家长绞尽脑汁策划孩子们暑期生活的时候。之所以绞尽脑汁，似乎是因为孩子们的暑假除了在家看电视、玩游戏，就只有出去旅游，丝毫不像我们小时候的暑假——那时候，我们的暑假真是其乐无穷，以致于我现在依然常常怀念，心驰神往。

### 抓鱼

那时候，我们做完作业，小伙伴们相约来到后山。听着鸟鸣，沿着清冽的溪流一路上山，清可见底的溪水里，小鱼小虾随处可见。抓这些“小兵小虾”没多大意思，我们要抓的是“大将军”。一路唱着歌，会看到“大将军”——螃蟹在青石板上悠闲地晒着太阳。看到我们，它机警地感觉到危险来临，赶紧躲到水里，但这显然没用。我们小心翼翼探脚下水，一块块翻开石头，它们就藏在石头底下。无处躲藏的螃蟹慌张逃窜，我们欢欣雀跃地尖叫着迅速抓起。如果抓到母蟹，翻开盖子，有时会有一肚子小螃蟹一涌而下，那种情景有多少人见过？那时还不兴吃蟹，胆大的小伙伴会掀开螃蟹的盖子，找躲在里面的“法海”。当初学《论雷峰塔的倒掉》时，我就抱有疑问：法海也许只躲在西湖的螃蟹里，因为我从来没有找到过一只有法海的蟹。

### 摘枣

大红枣子收了后，有一些树顶上还有没打干净的枣，这时候就轮到我们上场了。哥哥是孩子王，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将长长的竹竿绑上钩子，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来到枣树林，男孩子们仰头侦察哪一棵树的枣子又甜又多，然后手脚麻利地爬上树，脚踩一踩树枝看看结不结实，再掂着脚，伸手去够就近的枣，接着一阵疯狂地摇动树枝，枣子一颗颗闷声掉在地上。“掉哪了？掉哪了？”我叫着赶紧寻声找去。“那儿，这儿，还有这里！”哥哥站在树上看得清楚，用手指这指那。水沟里，草丛里，我忙得手忙脚乱。这时候的枣子是最好的，一颗颗饱满鲜红，吃一口甜到心里。摇不下来的“顽固分子”，哥哥就拿着长竹竿，瞄准一颗，轻轻一钩，枣子就掉了。那个时候的我们似乎格外机灵，也格外皮实，知道站在树的哪根枝上掉不下来；即使不小心掉下来，也会在伙伴的哈哈大笑中，拍拍屁股赶紧再麻利地爬上树。夏天“修枣”，冬天摘桔子，农村的田间地头，到处都充满快乐！

### 捉萤火虫

那时候，每到晚上，吃过晚饭，我们不约而同来到水塘边——这是萤火虫的聚集地。圆圆的月亮天上一个，塘里一个；满天的星星在空中眨呀眨，一只只萤火虫在草丛里闪啊闪。我们小心翼翼地单手去抓，双手去捧，一只，两只，三只……一一捉好后就放在透明的袋子里，顿时满袋子荧光闪闪，像星星一样亮晶晶。把萤火虫的尾巴涂在手上，手上也亮闪闪的。然后牵着手跳起皮筋：“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开心的笑声响彻夜空。

那时候的暑假快乐无处不在，现在多希望孩子们也能体会我们那时的快乐！